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七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周逢年安期叅閱

劉莊襄公奏疏

疏

劉天和

條陳戰守便益以圖禦虜實効疏

戰車強弩
修邊據水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不僥倖以邀功惟攘外以
安內不怠防而貽患故中夏奠安而治平長久凡以

是耳、昔范仲淹經略西事、上仁宗以和守攻備四策、時論聽之、今和與攻已不可行矣、若守備二策、固禦虜保邊之要務、所當取法者也、臣本書生、誤蒙簡任、授臣以闡外之寄、假臣以便宜之權、奉命以來、感奮圖報、惟不克勝任、是懼、况今虜酋吉囊與其弟俺答者、兵力最強、衆逾十萬、俺答所統、卽先年大篩部落、弓用鋪筋、矢用鐵鏃、且多精明盛甲、皆弘治成化以前所無也、頻年盤據河套、近復圖併海賊、是其志不在小、卽今延綏寧夏甘肅、俱有重大聲息、警報日

至三邊爲戰守不暇併力防禦况臣之材不逮前總制諸臣遠甚邪以故夙夜不遑寧處積思審慮求所以制馭胡虜長策以無負我皇上禦虜安邊保民圖治之至意久之而後又有一得之愚謹冒昧陳之切惟自古爲中國患者無如胡虜而騎射便利迺其長技也我邊將士亦惟以騎射與之角是正以所短犯其所長况其人之勁悍馬之健疾皆非我邊所及耶是以倉卒遇虜率多敗北虜入稍衆卽不敢與之戰矣况諸邊東西數千里城堡數百計舉當列兵防

守多者千餘，少者數百而已。兵分力散，虜每擁衆十萬，方陣以入，其勢不止十倍。又安敢與之戰耶？近修興武營一帶邊牆，尚未完固，續勘舊安邊一帶，又乾溝、乾澗二處邊牆，全未舉修。又安敢阻其不深入耶？爲今之計，必須以我長技制彼所短，使其騎射衝突，舉無所施，而後可以全取勝。必據險設備，使其擁衆不能猝入，而後可以保守無虞。二者固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所謂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據險設備之要。修邊牆，據水頭是已。若火器，尤爲制虜長技。諸邊固已

用之。但不聞操演精熟。以是未有實効爾。臣請終言之。蓋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值單于急。以武剛車環自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况今用車非深入廣野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隨處可入之

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常踏水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遇興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矣然非臣創爲也查得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大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其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

車以經爲法此正中之奇也

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後次改造隻輪小車嘗以樣車上請我

孝宗皇帝加獎命紘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

輛略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吋夾輪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小佛郎機一及流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

筒一箱之四角。挿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
鐃鈎各一。并火藥鉛子。欽鏝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
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以虎豹之象。兩面各
掛虎頭換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
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輓之。二人翼之。戰則各
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則
施彊帑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
軍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
向齊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退進所向無前。虜不敢

選且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爲準。所中非人卽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并施，戰守皆宜，誠謂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爲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複製爲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擺列邊牆，以遏虜人，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困虜馬，誠可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

遇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怯懦將領。倉皇下營。挑壕以椿匝地。以繩繫椿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謂輕車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及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臣復考周禮有夾庾。唐大四弩之制。陸贄有陷堅陳敗疆敵。以大黃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詡。

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彊弩以破強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彊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製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宜遵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慮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爲長短大小輕重等及倣周禮施人之制以箭箒三

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後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

大而重

以守甚善古人於力戰時用之不知何以得

適均。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內外者

復利也

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其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

與弩稱。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叉。傳以河南

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

畏。其箭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幹處。內用膠

漆。外用竹絲。以夾縛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

分諸邊腹裏。馬步輕車。邊牆臺城堡。皆可通用。久

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

惟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強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方得實用。及諸邊庫藏空。虛物料缺乏。不能多造。偏廢爾。臣謂守備之要。固莫急於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謂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蓄。居人蕭條。行者輒破撲捉之患。者堅好邊。牆去處。入也。既原入必拆牆所毀不過數十丈我兵扼之使不得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從舊路便可固之輕犯其地。耕稼布焉。牛馬孳焉。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遭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

矣。查得延寧二鎮虜常大舉深入。要害邊牆。寧夏自橫城堡起。至花馬池東止。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砲泉止。四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陸續築完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土脉沙鹹。及天寒地凍。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討銀三四萬餘兩。增修。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營。低薄頽廢邊。原未議及修築。續因嘉靖一十三年七月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盡處。地名乾澗。深

入安會大肆虜掠。該尚書唐龍題爲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議創築定南入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幫築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慶等處。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兩四錢。俱該兵部議擬題奉。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自奏。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鎮巡撫官奏。請。及該部給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爲懇乞。天恩。愍念要鎮修設邊險。

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內開寇在門庭事宜
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剗削乾澗之中挑挖壕塹
經費錢糧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犒賞銀四千兩
糧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行臣轉
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
料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
議該支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并前議
犒賞銀四千石糧九千六百石卽今延綏倉庫空虛
無可支給臣 惟諸臣所議定南八墩至原口之邊

誠保內衛外。萬全之遠圖。乾溝乾澗之邊。迺紆患目前。救時之急務。若興武營增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之工也。又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橫城。至定邊三百里之邊牆。計費百萬。朝議亦不爲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嘉靖十年十二年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任事邊臣以工大多費爲嫌。而司計者節編量給。以故邊雖累修。而猶有未盡者爾。今三役並興。亦不過二十餘萬兩。臣尤以經費爲難。莫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

如延綏乾溝乾澗之工六十餘里。糧每石以五錢計。料每石以四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厘計。并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興武營一帶邊牆增修之工七十八里。行據管糧僉事譚閻公同總兵官王倣估議該銀三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八千九百三兩七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該銀

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虜要害之造。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工。經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爲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旣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造輕車。疆駑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爲耶。邊地早寒。臣已從宜咨行。延寧巡撫借支主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原口昌平墩之

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俱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卽用以修前項邊牆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暮年通可完固爲永久無疆之利是禦虜之費卽因以修邊經費節縮計無善於此者矣臣謬謂修邊牆爲設備之一者此也再照興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套虜每入必至此飲馬駐牧數日而後深入其驅掠以歸也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誠要於境外之策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書秦紘嘗謂臨泉阻堡但

見狹小。近以頽廢。無軍防守。合將前堡增築寬廣高厚。將全保入堡內。修葺營房。并將小鹽池紅寺等堡增設官軍。量爲摘撥。及於寧夏五衛軍餘內添撥。共足五百。特設操官一員。統領駐劄。多給軍火器械防守。其堡四週空閑肥沃。地土方廣。合委官撥給。聽其儘力開墾。三年之後。方從輕起科。或卽准月糧。臣復訪查附近迤東地名石溝池。出鹽小池。所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堡軍收鹽食用。如是則官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

馬之水。勢自難於深入矣。工費甚微而爲益甚大。臣
謬謂據水頭爲備之一此也。抑臣再四度之。有車弩
而無邊牆。固無所憑據以禦虜。徒有邊牆而無車弩
虜有人馬十萬之衆。數百里間。隨處攻犯。誰其禦之
其旣入也。邊牆內之軍。皆莫能自保矣。虜之人也。又
孰敢遏之。故必用此輕車彊弩。加之以據水頭。而後
可以遏其入。縱使入焉。則延綏全鎮之兵。星馳齊赴
後倚邊牆。前布軍弩火器。虜豈能飛越邪。縱使猶不
能遏焉。亦必盡奪其所掠之孳蓄。虜無所利。且人馬

葦蒿數百里無水必不能堪內侵之志亦將自寢矣
所謂以全取勝似莫踰此若操練教習之方分合進
止之節隨機應變出奇制勝之智則存乎將領所謂
在人不在器是已卽今三邊虜情緊急臣以從宜通
行四鎮或將堪動官銀或借支馬價等銀酌量製造
雖一鎮不過用銀數千兩且各造空乏殊甚借支者
又合補還無可爲據除將樣車二輛樣弩二張咨送
兵工二部伏望 皇上俯念邊情至重禦虜爲難乞
勅兵工二部再加計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前項全勝

戰火輕車及神臂強弩上請定奪各錫以嘉名或仍其舊名通行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各鎮巡官令其各照所管邊界延綏百里寧夏二百八十里內每年大虜駐套陝西總兵協守寧夏邊界一百里每里大約用車十輛此外陝西靖虜衛臨河邊界亦行斟酌分發車輛并隨車器械弩箭等項作急造完仍須協心竭力簡選精壯步兵操練精熟務臻寔效每遇虜賊駐套聽臣調發分布併力防禦萬一虜勢重大深入延寧二鎮主將不必俟調卽便統率合鎮馬步官

軍星馳齊赴倚墻布車極力堵截痛加勦殺懲創如
仍怠玩怯懦輕忽違拘簡閱不精操習不熟不能遇
不能邀者聽臣分別等第叅該罷黜降級提問罰治
以懲不恪甘肅一鎮則聽彼處鎮巡官酌量製造分
發防禦寧夏鎮巡速將鐵柱泉堡修築添設操守官
員撥軍防守多發火器疆駑撥給地土池鹽仍須工
部先將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每鎮各分發熟鐵小佛
郎機二千杆流星砲一窩鋒砲各一千個鐵佛鎗一
千五百杆作速運送前來緊急應用并將品字鐵銃

神臂弩弓、再加計議、如果堪用、如式製造分發、內品
字鐵銃、每鎮各二千杆、神臂弩弓、每鎮各二千杆、差
官續送前來應用、及須兵部將前總制尚書唐龍二
次、并巡按御史周銑、總兵官梁震、各節奏修邊事宜
備咨戶部、伏乞 勅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臣今所
議、將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兩
四錢、寧夏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如數差
官分發、延綏者徑從山西、寧夏者則從陝運送、各巡
按官處、以濟目前興工之費、及補還借支至兵糧銀

仍前大小鹽池見收鹽課銀兩并十六年以後鹽課各連開二三年卽與見支分發各邊巡撫以爲製造車弩之費則戰守有資而境賴以寧防禦周悉而內地可保無虞矣

肅州事宜疏

肅州原設堡寨稀薄虜易攻剽以致屯田日就荒廢今查本衛丁壯及山陝流民括之可得四千五百其中多矯健善戰者請于近邊密築墩臺增其垣堦樓堞使居其中平時耕牧遇警保塞庶幾古人寓兵于

農之意。則賊至無所掠。而屯種得以漸廣。卽其凉山永莊浪等處。皆可行也。

平慶臨鞏事宜疏

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其中故有堡塞。率多頽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并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者一人。爲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一傳。卽收歛人畜。各自爲守。犬虜入境。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級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因而與之。地方在軍衛牧所者。責成將領兵備。苑馬及衛所監苑之

長在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郡縣之長巡撫都御史歲一閱視如堡塞堅完虜無所掠以上諸臣皆以輕重受賞若堡塞不堅殘掠過當以上諸臣皆以輕重受罰庶邊防可以漸飭矣

固原事宜疏

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紘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等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西路自徐斌水至

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金紅等堡，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于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于此矣。

議設總督疏

一謂總督之設，原爲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况河凍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

花馬池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此。腹裏空虛。大衆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兵還救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則總督于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調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爲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於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聯絡。足堪

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鐵柱泉堡。殊爲孤懸。操守官
卑。軍無足數。宜設守備以轄之。及靈州叅將移住清
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虜所。庶防禦嚴。而地方可保。
其一謂鐵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
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
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
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
障之功者。卽覆實陞賞。亦不必盡據斬獲矣。

治河疏

其一泗州。祖陵坐北面南地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壁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卽今基運山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岡勢上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諸湖。及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于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土諸水。每

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
匯瀦于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遇夏秋淮水
泛溢。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涉灌。與諸湖
水合。遂滄及岡尾。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
玄宮密邇。所聞下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陵前
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群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
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
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前湖河之水。
又將遏之北侵矣。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度形

勢應築應止。伏候 聖裁。其一原議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四面各百餘丈。外周遭環築土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早爲之議也。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

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隄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隄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村廠。增築月隄一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只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澁。恐亦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蕪陽縣銅瓦廂。凡河不必再

濬蓋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淮安清淮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隄。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常。其隄岸之去河最遠者，間獲僅存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隄，及去河稍遠中隄，各一道，冊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絕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

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不待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

南派夫疏

言河南歲派河夫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內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每歲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赴工所。給散南陽汝寧河南彰德四府。及汝州所屬隔遠。每夫徵銀三兩。解貯開封庫。臨期募夫。今河南災傷視往歲尤甚。而河道在庫銀積有十萬六千餘兩。足備緩急。請將今歲黃

河夫役內附近并隣河州縣曾經調發挑河築堤及水患尤甚者俱前免一年。隔遠未調州縣與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及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以甦民困。

治河疏

黃河自漁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淺河道廢壞。閘座隔阻。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淺斷流。不入

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澗。師家莊至黃家關之關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運軍多帶雜貨。非河之利。而國家之利也。自選軍不許夾帶。則軍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于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而兵安之物。俱濤湧矣。許多帶貨物。以致淺沮。

告示

治河六柳

栽柳護堤

一日卧柳。凡春初築堤。每用土一層。卽於堤內外兩

邊各橫鋪如銅錢，拏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小尺許一枝，不許稀疏，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堤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

二曰低柳，凡舊堤及新堤，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板於堤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柳椿如鷄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板先從堤根密栽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

三小尺土面留一尺許，却將小柳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却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即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却於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板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堤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

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堤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防漲溢之水，如倒岸衝堤之水亦難矣。凡離河數里及觀河勢將衝之處，堤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等，鉄裹引楸，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鷄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卽用稀

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梢或數枝全留切不可

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

橫五尺

子而見

株仍

河

視河

勢

緩急

多栽

則十

餘層

少

之如踏案中此不避掩飾以卒一運耳如六柳之說

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

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嘴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

竹見功於數年之後者今人妄肯從事耶

柳長椿內實稍草掃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

崖以椿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本院嘗於睢

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

農家舊圃四圍柳株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

層。况深栽數十層乎。及觀洪波急流中。週遭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略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即可望成效。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爲也。凡目今捲埽。斧刃堤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圖實效。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去處。亦可用。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堤。惟沿河

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滄沒
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卽可高尺餘或數寸詎
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
矣於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
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卽可種麥
用工甚省而爲效甚大掌印管河等官務宜着實舉
行黃河用之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用窰大長
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於堤面
栽植以便棒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陳子龍卧子 宋微璧尚木

華亭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叅閱

毛東塘集

疏

毛伯温

肅法弭盜疏

弭盜

切照洞庭湖地方遠在湖南周圍廣濶長岳西南長岳西南辰常東北武沔西北荆襄逋逃嘯聚淵藪盜賊往來巢穴自

古稱遠也

古用武之地。當今要害之區。防範最當緊切。法度尤

宜嚴肅。蓋湖廣洞庭大湖四通。江流一望無際。春夏

水漲。則波濤洶湧。秋冬水涸。則港汊縱橫。不逞之徒。

易於嘯聚。爲患如宋之楊么。近年丘仁楊清。巨寇皆

出于此。且因荆岳漢沔之間。連遭水災。民窮盜起。勢

所必至。切緣奏設巡視官員。所守限於本湖。其沿江

一帶軍民巡司官兵。多無統攝。以此隣近賊發。互相

觀望。未免誤事。若非稍假以權。終是行事掣肘。合請

勅一道。明載該管地方。着落指揮余大綸。在於岳州

公館住劄提督該府水操城操不特往來洞庭沿江一帶巡視上至湘陰沅江監利下至嘉魚等處嚴督各該軍衛有司哨守巡司官兵用心隄備遇有盜賊生發隨卽會合率兵相機撲滅以靖地方有功呈報量行賞勞功多奏報陞擢如或誤事照例住俸奉提如此則事可責成而諸司各有統紀盜亦知畏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議處地方疏

開礦

看得河南府所屬盧嵩永寧等縣地方俱僻處山谷

且產有礦砂，夫有利可趨，則逋迹日聚，有險可恃，則

寇頑日長，以故前項礦賊，身披紙甲，執持旗號，踪跡

詭秘，聚散無常，礦脉甚多，則私開洞口，及至微細，則

公行劫掠，兵夫追逐，則迹匿山林，及至掣回，則仍前

盜掘，甚至放火殺人，肆無忌憚，因襲數年，流毒三省，

雖屢有擒獲，而勢日猖獗，茲欲調兵搜勦，誠恐鋒刃

之下，玉石俱焚，激成他變，欲行文撫安，又恐涓流不

止，馴至滔天，釀成後艱，所據巡捕巡山，雖設有官員，

而謀勇出眾者，百無一二，巡司守堡，雖各有責任，而

因循度日者十常八九。守備官員職專防禦。軍民雜處約束實難。况持廉秉公。固不可責之武夫小吏。運籌調度。毋失利於權貴膏粱。隱匿交同。縱容坐視。欺公玩法。弊所難免。及今不圖貽患匪細。如蒙乞勅兵部從長議處。合無不爲常例。責令河南道分巡官帶領家小。在於汝州等處地方。常川住劄。惟復將守備官革去。添設兵備一員。專一提督防禦。仍乞申明保甲之法。嚴立盜掘之禁。信重獲功之賞。深懲失事之罪。如此庶幾責任專一。法令嚴明。不致勞師費財。

而地方可安矣。

弭盜疏

弭盜

議照治國以安民爲先。安民以弭盜爲急。顧惟湖廣
郴桂等處地方東接江西上猶大庾南連廣東樂昌。
迄西則乳源仁化連州連山陽山等州縣境界聯絡。
唇齒相依。千山萬林。延袤廣遠。在廣東則有徭峒。
在江西則有蝨巢。各種醜類。蟠據其間。加不以逞之徒。
投入夥內。恃險負固。往往爲患。歲無寧時。占種里甲。
稅田虜掠軍民財畜。甚則攻城破縣。劫庫殺官。禍亂

已非一日。荼毒不止千人。正德五年。雖嘗調兵征剿。而酋首襲福全。劉福興。高仲仁等。狡猾漏殄。班師未幾。嘯聚如故。去歲殘破安仁。攸縣。栗源等堡。蓋由昔日之禍根未拔。善後之未圖也。臣等今次奉命用兵。幸爾元兇授首。餘黨就平。但前項地方。若苟圖小康於目前。而不爲久計。於日後。則覆轍之蹈。噬臍無及矣。所以臣於進兵之初。惓惓慮後。迨將成功之際。卽行勸處。繼而御史王度。唐濂。郎中鄧文燁。各奏事。情均爲地方思患保治至意。所據兵備副使陳龍等。

項能吏力行之

勘議擇於曠濶緊要地方設立遷併縣所屯堡巡司。暫立哨營并清查處置更夫流民等項俱各有見。及該三司掌印等官會議相同。至於創立修餉合用工料等費大約估計用銀不過一萬餘兩。顧地方災盜之餘民力凋瘵已極不許科取查得見存樽節用剩軍餉錢糧及分巡官積有問刑贓罰紙價銀兩堪以動支除將暫立防捕哨營及定立賞格審處流戶當差等項如御史王度郎中鄧文璧所言者臣等一面斟酌施行共設立遷併縣所堡司等件事體重大况

割里奏縣事干異省。人不一心。未免掣肘。望 皇上
軫念地方重大。矜憫生靈困苦。乞 勅該部將開款
事情查照計議。如果相應。行令臣等嚴督三司該道
守巡兵備等官。選委素有幹局留心地方官員。逐一
遵奉整理。合用錢糧。就於支剩軍餉。及該道分巡官
問刑贓罰紙價銀內。支給湊用。事完造冊奏繳。仍乞
行文兩廣總督都御史轉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各
以天下一家爲心。不以爾疆我界爲忌。分割廣東里
分以成封疆縣治。使保障藩籬。彼此同利。邊境無後

日之患。朝廷紆南顧之憂矣。

奉命南征疏 征安南

臣自聞命以來，悉心詢訪安南事情，似知其畧。初因陳高倡亂，黎暲遇害。既而莫登庸復叛，黎讓播遷所居清華地方，僻在安南之南，道路梗阻，未能徑達中國。且頻年攻殺，兵戈相尋，所以二十餘年貢使不至者，乃莫登庸背叛黎氏，非黎氏敢背叛中國也。澤罪致討，登庸者莫逃首惡之誅矣。且聞征進之路，自廣西南寧府歸龍州，至憑祥州，自憑祥三十里入

界首關。卽安南界也。皆土山緣坡嶺行。自界首二百

七十里過小江。卜隣站山溝深峻。又行一日過濮上

指主入路順爲前悉

站二百六十里。路皆平夷。直至東關。此縣安南之正

北而入也。其東北則縣廣東之欽州。一日可至安南

之永安。其西北則縣雲南之臨安府。經蒙自縣過蓮

花灘。卽安南界矣。茲者奉行天討。必先選用人才。

調度兵馬。議處糧草。詳審道路。酌量時月。此五者皆

行軍之要也。夫所謂用人者。不但選將而已。凡才藝

之用。兵悉錄。有能。五。委。之。人。亦。皆。取。之。以。待。不。將。之。求。

之士。有資於軍旅者。俱當錄用。兵法曰。善用兵者求

之於勢。所謂勢者。隨人所長。以爲用也。貪者守財。廉者主賜。勇者破堅。奪隘捷者。搶關探報。聾者善視。瞽者善聽。良匠無遺才。良將無遺士。此之謂也。夫所謂調兵者。南北用兵。各有所宜。今日所調。必用土兵。狼兵。鈎刀手等項。四川湖廣。廣西自南寧入。貴州雲南自臨安入。廣東自欽州入。素諳水土。不生疾病。熟知險阻。便於驅馳。兵法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此之謂也。夫所謂積糧者。南方素無儲蓄。歲入之數。不足歲支之用。今興師動衆。所費不貲。兵法曰。千

里饋糧日費千金此但爲十萬之師言也今豈但十萬而已哉夫所謂審道路者安南有三路穿山涉水深入他境所經之地豫宜講求兵法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者不能行軍言不可不慎也夫所謂酌時者安南淮南王所以謀代南粵也遠在海隅炎蒸異常瘴厲之氣夏秋尤甚必待

立冬以後方宜進兵兵法曰天時陰陽寒暑時制也言不可不順時也此五者皆行軍之要也臣愚獨以積糧爲急何也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甚言遠輸之難也此有糧而輸之難也况糧之未備乎廣西

南寧猶有水道可通。至於雲南則高山峻嶺陸路險
遯軍糧一石其費當十餘倍。昔總兵官張輔征安南
統兵八十萬。以日費千金計之。當八千金矣。十日則
八萬矣。伏望 皇上軫念糧餉重務。特勅戶部查
議上請。仍通行兩廣四川湖廣江西貴州雲南各巡
撫都御史。通查所屬某庫有銀若干。某倉有米穀若
干。自奉行以後。處置過若干。足軍士若干。幾月支用
不足之數。作何區處。其見在官銀。趁今年秋熟。照依
時價。一百招商糴買。收置南寧臨安二府。將查處過

緣繇作急具奏待勘官回奏至日通行會議取自上裁

陳征南方畧疏

一錢糧二官屬
三破格四重賞

臣本菲才不堪重任誤蒙皇上委用臣敢不奮迅
激昂以圖報稱臣惟事勢難以遙度兵機在於臨時
容臣前詣地方圖上方畧遵萬全之廟算采長策
於師虞務期成功上谷知遇臣昔嘗條陳六事荷
蒙皇上俯從兵部逐一議擬近復申明通行各該
衙門欽遵臣復有五事上瀆天聽雖皆申詳前說

而錢糧一事，尤爲急務，伏望 聖明俯賜詳察，通行該部議請。上裁，仰臣祇奉從事，不勝便益爲此具本奏聞。

計開

一曰均管轄，以便行事。茲者南征，兩廣雲貴俱有事，地方其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南直隸各有干涉。錢糧應解者不可遲緩，軍馬應調者不可逗遛，官屬應委用者不可推避，伏望 勅內明白開載，但有故違，許以軍法從事。仍 勅各該撫按通行遵奉，庶事

體歸一。無掣肘之患矣。二曰處錢糧以濟急用。先該戶部具題奉 聖旨這所奏軍前糧餉未見處分。還逐一區畫定擬來說。欽此。又該本部備查開中雲南四川廣東福建引鹽。截留廣東福建湖廣江西解京折銀廣西收貯事例銀。并開納知印承差吏農事例。及犯人罪米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後該臣具奏通算糧銀可得四百萬之數。庶舒目前之急等因。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該戶部覆題內開 明旨督餉紀功等官俱暫停止前項事宜。俟有 明旨另

議舉行將截留銀兩盡數查出嚴限星馳解部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今查得右侍郎蔡經奏內用糧

一百六十二萬石用銀七十三萬餘兩知州林希元

奏內用糧四百萬石用銀一百六十萬兩通算糧銀

共七百九十五萬其雲南糧銀尚未開報通計戶部

截留銀數共該四十七萬有餘尚不及十分之一今

朱才殊 覺○銀 難

軍存所請錢糧○戶部無不相應所以

已盡數解部是戶部所區畫者銀無分毫糧無升合

矣夫興兵動衆日費不貲宜豫積不宜卒辦宜有餘

不宜不足伏望 特勅戶部逐一區畫從長議處截

留解京折銀，浙江若干，江西若干，湖廣若干，福建若
干，廣東若干，共該銀若干，截留起運糧米，江西若干，
湖廣若干，安慶府若干，池州府若干，共該糧若干，俱
不拘年分，折銀以見貯司府州縣官庫爲率，糧米以
見貯水次倉廩爲率。庶好責限解納，不致推誤。查開
納粟實授軍職事例，查開納粟免其過京襲替事例，
查開生員納銀事例，查開知印承差吏農納銀事例，
查開散官義官納銀事例，開中兩淮鹽課，開中兩浙
鹽課，開中雲南四川福建廣東鹽課，扣留廣西司庫

北官上官也

事例銀兩查取各省贓罪銀兩查發餘鹽銀兩查發
太倉銀兩通計糧銀共該幾百萬之數惟主見在取
則卽解解則卽至至則卽用用則不乏如此則士飽
思戰馬飽思騰攻無堅城戰無勍敵矣。

一備官屬以供委用軍中用人不可缺乏查得先年
總督軍務等官俱有奏帶人役臣查取官舍通事吏
差醫士人等共若干員名傳報號令譯審夷情催督
軍需書辦寫本療病等項及臣弟男并侄以備肘腋
家人以供使令以上俱係軍門效用人數各支廩給

軍中用人斷不可拘拘朝廷現在職官非明府科

不可於開之下得親人以爲不虞之備

口糧馬匹草料乞 勅兵部照例行令支給隨臣應

用

一破常格以作銳氣。臣訪得雲貴廣西等處保勘土

官襲替委官避嫌屢歲未報近該廣西田州署理州

事土舍岑芝具奏欲選精兵二萬隨征安南但未實

授難以控制乞給實授文憑承襲祖職土官知府等

官有 益 無 損

其勇往之義亦可嘉尚乞 勅吏部不拘常格不待

保勘先行查給實授土官知州文憑令其到任管事。

將所屬土兵盡數選集待軍門調遣前去征討果能

建立奇功。照例重加陞賞。其餘土官衙。但有未得保
勘如岑芝者。容臣到彼徑自查處。有功一體陞賞。如
此。則土官爭先用命。戰功可立成矣。

一懸重賞以激人心。先該臣具奏。兵部定擬賞格。俱

已允當。但擒賊首莫登庸父子一格。似猶未重。今日

賈輕

奉行。天討。惟此首惡。首惡既獲。餘皆罔治。乞勅

兵部再行從重議擬。庶人心激烈。一鼓成擒矣。

納降安南疏

納降安南

臣等議。照安南自五代以來。丁氏黎氏李氏陳氏皆

據有其土，負險爲固。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

陳日燿首先納款，獲蒙褒封。其後寔以衰微爲賊，

臣黎季犛所篡。我成祖文皇帝大興問罪之師，俘

季犛，并其支黨以獻。求陳氏之後而不可得，乃郡縣

其地。未幾而簡定、季擴、月湖、黎利相繼叛亂，而黎利

尤爲背逆。中國調兵轉餉爲之騷動者幾二十年。

我宣宗章皇帝不忍以炎徼無用之地，久煩中

國。姑示包荒，俾獲內附，而利敢忘。大恩紀元僭號，

其子若孫，輒有二名。黎龍僞名濬，黎濠僞名敬，黎璿

先通一氏之罪以見其盛廣之可兼

偽名誼。黎澄偽名。調黎拑偽名。諛的名。以事神祇。偽名以事。中國習相悖謬。致成亂階。竟至微弱。莫登庸以討陳暲父子爲功。漸積事權。因而竊據。我皇。上統天立極。表正萬邦。先年以登庸之罪。義所當誅。然猶命下廷臣議行查勘。未遽加兵。登庸父子悔罪革心。亟遣頭目。表獻國中州縣之數。願聽處分。情詞甚恭。皇上明見萬里。謂或中有詭秘。未可盡信。復勅臣等親詣地方。從宜處置。臣等遵奉勅諭。及欽依事理。整備兵糧。奉行天討。仍一面檄

勘及懸賞格以勵彼國忠義之心，嚴紀律以作我師
勇銳之氣，分遣監督統督等官各領漢達官軍士兵
於兩廣緣邊地方，連營壓境，其雲南并湖廣福建軍
馬亦行令整搦以待師期，先聲所震，勢若雷霆，莫登
庸與其國人愈加恟懼，乞降之誠，恐終無以表見，乃
束身欵塞，懇稱衰老，遣其親姪抱本待罪，情願奉

正朔去僭號，歸所侵四峒之地，不敢踵黎氏謬習，臣
等察其情詞，委果恭順，遵照欽依事理，待以不死，
暫令回國，恭聽處分，備行會議，今既僉同事宜酌處，

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類皆桀鷲狙詐憑恃險阻勢強

則鴟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中間亦有稍識

利害通款求附止於遣使奉表致其方物如尉佗黎

桓者以漢文帝宋太祖之盛雖名爲向服未有禡衣

自縛叩求哀切如莫登庸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

徂征及其來格則從而分比之分比云者謂分別種

類明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

必復致爭亂而吾所以涵育化生之仁亦有所壅閼

而不能全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爲義之至而仁之

盡也。伏惟 皇上德符舜禹，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庭分比之政。所據莫登庸等乞要內屬稱藩歲領 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相應悉爲議處。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 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戮殺，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叅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夷治夷，庶爲穩便。加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

如漢中竟可即舉又何必也

莫福海見今待

命儻蒙

矜宥

其名

或可

別與

都護總

共實則

同前

改

易

所以

內

革

天

朝

外

安

夷

種

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

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關祇領先年所缺貢儀查照

補足以後年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漸凜古森丫葛金

勒四峒行令查照原額編入欽州版籍仍量優恤三

年以後一體糧差其先後差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正

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議者尚以黎氏爲疑臣等

爲存疑

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官軍大將

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歿於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

不能自拔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爲痛心。我
宣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
登庸之罪旣與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
遂匍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又爲有間。
黎利旣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未減。至若黎寧雖自稱
爲黎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查勘踪跡委的難明。
鄭惟憭一向潛住該國上下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廣
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初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
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又或以爲阮淦之子或又

以爲鄭氏詐稱而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垣口詞稱漆馬江峒雖有黎寧而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列事情年貌又與鄭惟僚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爲今所處分係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逋賊之子孫而爲前卻係謙步步密臣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

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

論其鄭惟憐卽於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但事體關係重大。乞勅該部會議上。請取自聖裁。使大疑以決。大事以定。華夷內外。自是可晏然無事矣。

祇獻降圖疏

安南投降

奏爲祇獻安南投降圖本事。伏惟我皇上以安南國逆夷莫登庸遣使奉表納款。或出一時畏懼誅滅。飾詞求免。未必本心。特令臣鸞臣伯溫會同臣經等率師往究其罪。其軍前一應征撫事宜。聽臣等從

宜相機處置、臣等有以仰見我 皇上正名討罪之
威、與包荒肆赦之仁、有並行而不悖者、臣等自受
命以來、夙夜激勵將士、整治行伍、馳檄曉諭賊中、俾
知順逆以爲去就、其於致果招攜之義、亦不敢偏廢。
以本年十月初四日進駐廣西南寧府地方、督發漢
達土目官兵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員、各臨賊
境下營、分道深入、莫登庸自知罪重無所逃、歿節遣
頭目人等匍匐來營、乞自縛請罪、遣至親骨肉奉表
入見、削去踵承先黎氏所僭僞號、謹歸黎氏原侵欽

州四峒地奉 正朔納貢臣等尚慮夷情多詐反覆
辯結察其來意果出真實並無虛假遵 勅諭事理

備行兩廣都布按三司及副叅等官俱至憑祥於鎮

南關內開張幕府高築將臺上設 龍亭覆以 黃

幄前置 令旗令牌以本年十一月初三日許令來

降莫登庸皂帽白衣以練組自縛至 堦下望 闕

跪伏叩頭請死贊禮生爲之釋縛乃行五拜三叩頭

禮捧表授其親姪莫文明訖復伏地請罪令之起乃

敢起旣而其國中耆老士人及衆夷民次第俯伏陳

狀皆素帛繫頸行禮如登庸布政等官楊銓等宣揚

我國家討罪大義與我皇上所以矜憫夷方曲

垂全活之意曉諭莫登庸及其耆士夷民莫不感激

踴躍俄頃之間歡聲震動山谷臣等竊惟安南自五

代以來不入中國版圖負其瘴癘險遠或服或叛

中國常以不治治之及至不得已與兵遠討雖至

事勢窮感尚乃冥頑弗率未有一聞王師之至卽

委國聽命自縛乞哀如今日之卑順者非我

皇上至誠神武以不殺爲威以萬全取勝何以致

此昔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宣王平淮夷近在
要服之內當時文士猶作爲殷武江漢等詩播之金
石奏之郊廟然後殷宗周宣之美煥然侈乎後世矧
皇上今日駿烈邁跡殷周可無形容以示今傳後
臣等待罪行間歌頌非職所及謹將出師受降次第
布爲八圖曰天威丕振曰交夷組紮曰釋服乞降
曰稽首祈恩曰夷使輸誠曰夷酋咸服曰耆士陳
詞曰夷民感德臣等非有尺寸之功所以章明我
皇上至誠神武溘育群生化及蠻貊捷於影響

雖大舜舞干羽，七旬苗格之盛，方之亦不是過。實爲我國家千萬世無疆之休。伏惟萬機之暇，少賜披覽。臣等不勝歡忭願望之至。謹將繪圖一冊隨本上進伏候勅旨。

創立五堡疏

大同立堡

臣訪得大同以北，川原平衍，旣無山險可恃，又無城堡可守。原係無人之境。虜寇一入，漫無阻遏。議者每欲設立城堡，深爲有見。但行之偶乖，遂至激變。自是跡涉懲羹，心懷談虎。禁不復言。臣嘗深求其故，皆以

爲富家重遷。強之使去。貧人樂從。沮之不容。今欲興復。必先召募。臣卽移文先行出示召募。臣至聚落城。

卽差守備孫麒先詣各堡踏勘。及臣至大同旬日之

邊守備要策似恐至成而無人必之其能策及廢耳

內應召新軍共三千五百餘人行。委孫麒同大同府

通判李祿查審。遂會同行邊使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翟鑿巡撫都御史史道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路

迎行委鴈門兵備副使郭宗臯冀北道分守叅議盧

耿麒分巡僉事郭時叙採買木植將臣奏 准解發

銀二萬兩內先行支用。復行知州屈惟亨通判尹竭

經歷楊大清魏準都司王濟衆分投催運總兵官梁震親詣各堡相度。勘得舊堡俱狹隘坍塌。且不係要害。止取弘賜堡居中。展修十分之六。迤東二十五里。取鎮川堡。展修三分之一。又東二十五里。地名南車坊。新立一堡。名曰正邊。弘賜堡迤西二十五里。地名護堡村。新立一堡。名曰鎮虜。又西二十五里。地名好女村。新立一堡。名曰鎮河。以上五堡。俱當要害。且勢相聯絡。况地脉肥饒。便於耕種。隨行總兵官梁震都御史史道右少監楊進。選取指揮五員。張昇委守弘

賜堡焦桂委守鎮川堡顏世忠委守鎮邊堡梁璽委
守鎮虜堡文漢委守鎮河堡各部新召軍士編成行
伍弘賜堡居中展修廣濶編軍一千一百名鎮川等
四堡各六百名俱於前銀內放支五月分糧銀恐前
銀不敷查得臣奏准開中鹽銀三萬五百兩俱宣

府總理糧儲郎中劉繼先收貯行委都指揮任俊領
回二萬兩交大同府庫聽候支用又委都指揮劉環
支銀五百兩犒勞官軍放支銀兩委大同府通判張
烈查收木植委指揮周宏監督匠作委指揮喬經又

委孫麒往來五堡及鎮城工所時常催督各工併作。

受降亦然

不日可成。

防胡要畧疏

邊兵

該巡撫延綏都御史張聽題爲陳言防胡要畧以俾安攘大計事。案查到部先爲預陳邊計以備虜患。事內開一各邊正奇遊叅兵馬俱有定額。近年以來一遇徵調輒稱每枝僅有千名。或少止六七百名。及查按月支糧并按伏行糧則又全數支訖。無事之時虛耗錢糧。有事之時虛文塞責。不知朝廷分屯建戍。

將何賴焉。合無通行總督尚書楊守禮督同各該鎮
巡官各將該鎮各枝兵馬逐一查點。要見每枝軍該

若干。馬該若干。軍火器械共若干。原缺乏若干。近年

近者火司一馬亦齊各處之銀實報兵補過若干。實見存若干。仍缺乏若干。缺乏者應該作

原也何處補。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具實回奏。夫千里徵

兵。原非得已。比因山西虜患異常。選調延寧遼固人

馬六枝。俱於四月內到邊。至九月盡。始議發回。半年

供費無慮數十餘萬。太倉所積有限。豈能常繼。且兵

馬一調在我。則此實彼虛。在虜則避實擊虛。如近日

延綏雖幸而成功深爲可鑒合無將來歲兵馬備行
各該總督鎮巡官五月以後各差乖覺人役出邊遠
哨如果虜欲侵犯本鎮將該鎮人馬儘力設備仍查
隣境地方果無別警差人尅期徵調應援如延綏應
接山西宣府應援大同寧夏應援延綏固原應援寧
夏之類此法宜行大率往年止以五六百里爲期其鄰境官員
一聞警報不必候其移文調取一而發兵具啟行日
期并軍馬數目火速奏知如敢自分彼此耽誤事機
聽本部查叅從重治罪一延綏兵馬素稱驍捷綏急

之際殊可爲用。先該吏部尚書許讜欲要除舊遊兵外。再募二枝。專一應援山西。深爲有見。後因錢糧不敷。止募一枝。卽今各處兵馬。旣不宜遠調。山西新兵。又不足爲恃。臣等晝夜籌度。原議遊兵一枝。仍當添設。不當惜費。合無查照遊擊蕭漢事例。延緩再添遊擊將軍一員。行移總兵官吳瑛招募三千員名。先儘家丁壯夫。次及精壯餘丁。每名先給銀伍兩。馬一匹。該銀一十伍兩。其銀六萬兩。不必動支戶部銀兩。俱於太僕寺馬價并募軍銀內支。差官運送都御史張

德處交割應用事完造冊繳報工部仍每名處給弓箭盈甲各一副共三千副戶部將月糧馬草等項作

速查處奏

請給發每年防秋之時

守兵、預兵、各、有、年新舊輪流二枝

應援山西二枝護守本鎮庶彼此不妨有備無患一

招來降人盤詰奸細激勵壯夫俱係防邊要務節經本部題奉 欽依邊臣俱當協心舉行仰副 宸衷

無容別議但邊圉之事千瘡百孔廢弛已久趁今地方寧謐正當及時整理合無備行各該鎮巡官各將本鎮應行事宜如某處隘口應該修飭動支各銀兩

何日起工。何日迄工。某處人馬應該增補若干。先儘
家丁壯夫。堪補若干。此外精壯餘丁。堪補若干。各處
大小將官。某人驍勇廉潔。應留。某人柔弱貪暴。應退。
某處主客錢糧。應用若干。見在若干。實少若干。應該
作何區處。如明年賊若來犯。如何設備戰守。除戰之
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
備細回奏。止要明白簡易。切于實用。不必繁文複說。
徒爲虛具。一兵糧二事論者甚多。要之。國初俱有
定額。延至今日。兵不足。則糧應有餘。糧不足。則兵應

有餘。乃今二者俱乏。當求其故。兵之不足。不過逃絕糧之不足。或繇虛費。放糧之時。止據舊冊。平時未曾清查。按伏之時。止論一枝。臨行未及查點。軍有虛數。故糧有虛費。加以災傷拖欠。祿米增添。益見其不足矣。合無通行各該鎮巡官。將各衛所官軍。逐一清查。凡係食人。不可以赴敵。凡耗糧之事。如放支。按伏之類。通行禁革。備將清查禁革過緣繇回報。一兵精馬健。臨敵之際。方得實用。訪得各邊操練之法。久已廢弛。器械敝壞。不堪用使。馬匹瘦損。不堪騎征。必須痛

輩宿弊加意舉行方克有濟合無通行各邊總督鎮
巡官將見在軍士如法操練務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志亦屬具文耳

其器械俱要責令處備堅利馬匹俱要責令用心餵
養各將舉行過緣繇回奏一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
比因虜患緊急募兵修補民力勞瘁今虜既遠徒來
歲腹裏州縣固當加意隄備亦不宜大擾合無備行
都御史曾銑李宗樞吳瀚許論督同三司官員合將
本省禦虜事宜如修堡募兵等項逐一查處應照舊
者照舊應停止者停止不必拘定本部原議但要於

民不擾於事有濟各將查處緣繇。其實回奏等因。已
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延久未見奏報。近該

本部又經查催未報。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巡撫延綏都御史張聰題稱。今日急務。惟在補足軍
伍。克實芻糧。訓練士卒。鋒利器械。修理城塹。使各鎮
自爲守戰。虜賊大舉侵犯。必先堅壁清野。據險守隘。
使進不得攻。散無所掠。旬日之間。其勢自困。然後要
其歸路。截其散漫。則我軍有所依據。不致踈虞。虜賊
畏忌不敢深入。爲禦戎上策。若集兵防守。可暫一行。

此○自○分○稱○能○

之不可爲常。及稱今歲宣大三關。主客兵馬至十五
六萬。糜費錢糧至二百餘萬。虜知有備。不敢復來。此

固朝廷天下之福。而非中國禦虜之長計。况虜情

叵測。來歲向往未知。後日兵糧難繼。年復一年。其將

何極。乞要通行各邊。開心陳告。如宣大有警。本處兵

馬作何戰守。附近兵馬作何應援。務求至當歸一。簡

便可行。絕各鎮觀望之心。杜彼此推托之念。各一節。

爲照虜患自昔無窮。九邊俱稱要害。近因山西受禍。

獨慘。徵兵應援。乃一時權宜。今歲仰仗天威。遼方

稍寧本部已將調度及一應事宜凡可爲來歲之防
者俱經題奉 欽依通行各邊嚴限 奏報又經復
行查催去後今巡撫都御史張聰具題前來正與本
部原行事理大畧相同相應題 請再爲申飭則諸
鎮不致廢弛緩急可以有恃矣